

## 第一章

「教練，教練……那兩個人又打起來了！」

「這兩個渾小子，就是討打。」年紀約莫四十來歲，體格相當壯碩的陳教練丟下筆，一臉煩躁的走進道場。

陳教練站在道場入口處，一眼就看到在榻榻米上扭打成一團的身影，搖著頭大喊，「你們兩個給我滾過來！」

這一聲的效果卓越，那兩個人果真停了下來，然後，一個用走的走向他，另一個真的用滾的滾向他。

陳教練氣得頭頂冒白煙，「你們兩個再耍寶，等下看我怎麼治你們！」

彷彿是想考驗陳教練的忍耐力般，原本用滾的褐髮少年站起來用走的，而原本用走的黑髮少年則躺下去用滾的，全道館頓時哄堂大笑。

陳教練哭笑不得的看著這兩個鎮館之寶，一個是技藝超群的明日之星，一個是財力雄厚的贊助金主，兩個都讓他又愛又恨。

他想不通，這兩人本來關係不錯，雖沒到義結金蘭的地步，卻也是同校同學兼死黨，如今卻變成互不相讓的死對頭。他們之間到底是有什麼深仇大恨？為什麼會有種要置對方於死地的氛圍？

「柳序，如果你不想指導楊澄，我會換人。」陳教練皺眉說。

「怎麼敢說是指導，像楊澄這種高手，能與之切磋，我深感榮幸。」黑髮少年柳序語氣冷硬。

這說的分明是假話，可是又合情合理，讓陳教練無法反駁，轉而問向褐髮少年，「楊澄，還是你想和別人同組？」畢竟是道館的贊助商，他的語氣難免比較軟。

「在還沒贏柳助教之前，我是不會換人的。」楊澄淡淡的說。

聽了他的話，柳序冷笑一聲，「痴人說夢。」

「你敢說剛才不是我贏？」楊澄挑眉。

「是你先犯規。」柳序怒目而視。

「你敢說你沒犯規？」

「是你先扯開我的衣服。」

「我都說了那是不小心的。」

「你分明是存心不良！」

「你不要以為每個人都和你一樣。」楊澄一臉鄙視的看著柳序。

「你什麼意思？」柳序不悅的眯起眼。

「字面上的意思。」

這世界真是反了！柳序在心中怒吼，明明是這傢伙拐了他弟……對，是弟弟，不是妹妹。

自從知道他們在一起，他內心就有說不出的懊悔，想狠狠抽打自己一因為是他介紹他們兩個認識的。

柳恆是晚他六分鐘出生的雙胞胎弟弟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們小時候並不相像，長大後卻是越長越像，當他們穿著同顏色的衣服出現時，連母親都會認錯。

上學時，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，學校一直把他們分在不同班，教室也距離遙遠，因此同學們都沒發現他們是雙胞胎。

高三上學期，身為董事會成員之子的楊澄轉到柳序班上，他們不但是同班同學，也在同一家柔道館學柔道，兩個年紀一樣、興趣又相同的大男孩很快就混熟，等到了寒假，柳序和楊澄已經變成生死之交了。

只是他們對於生死之交的定義有點不太一樣。

如果老師有事要柳序幫忙，他絕對會把楊澄叫來一起做；又或者是館主要楊澄帶新人，他肯定也會把柳序拖下水——有福同享什麼的無所謂，有難同當卻是一定要的。

某天，一星期一次的柔道課結束，輪到柳序和楊澄擦榻榻米，就在這時外面突然下起了雨，柳序看了看窗外，嘆了口氣，想著等一下要怎麼回家，他今天可沒帶傘。

榻榻米很快便擦好了，柳序和楊澄檢查了一遍，確定都乾淨了，才到更衣室收拾東西。

楊澄問他：「你該不會是打算淋雨回家吧？」

柳序聳聳肩，一副無所謂的樣子，雖然他實在不喜歡淋雨過後身上濕濕冷冷的感覺。

「這樣好了，你搭我的車，我順路送你。」

柳序想了一下，「也好，順便介紹我弟給你認識。」

「你還有個弟弟？怎麼會突然想要介紹給我？」楊澄很驚訝。

「你上次不是說想請個書法老師嗎？我弟字寫得不錯，你可以考慮請他。」

不信任寫滿了整張臉，良久楊澄才勉為其難地道：「如果他寫得好，也是可以啦。」

柳序看楊澄滿臉的狐疑，不滿地道：「難不成你當我會隨便介紹個人給你？」

他知道楊澄得到全校書法比賽第一名，老師還當著全班的面誇他字寫得非常好，但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好嗎。

楊澄沒有搭腔，只是一臉高深莫測的微笑，以他對柳序的了解，只怕比隨便更糟。

柳序轉頭哼了哼，他家柳恆在還不識字時就拿著毛筆跟爺爺學書法，國中時還得到書法大獎，這一次校內比賽要不是柳恆已經封筆，憑楊澄那手字，再練個五十年吧！

「算了，你等到我家看就知道了。」

兩個人關好門出去，車子早已在門口等著，一看就知道是名車。兩人上了車，門一關上，那淅瀝瀝的雨聲瞬間消失。

楊澄輕輕踢了一腳望著窗外的柳序，「看什麼？」

「今天街上人好少。」柳序什麼也不敢摸，只是拘謹的坐著。

「可能是天冷又下雨的關係吧。你弟幾歲？不要告訴我他才國小，即使他再怎麼厲害，我也不可能請一個小學生當我的書法老師。」他不是找不到書法老師，只是推薦來的他都不喜歡。

柳序雙手抱胸，似笑非笑的看著他。

「該不會是國中生吧？」楊澄看柳序故意裝神祕，氣得想把他踢下車。

柳序又搖了搖頭。

楊澄唉了聲，「不會是個幼稚園小朋友吧？」

這次換柳序狠狠踢了他一腳，然後對司機說：「司機先生，前面請右轉，巷底那間就是了，你可以把車停在門口，不然附近也有停車場。」

「好，我知道了，謝謝你。」司機講完從後視鏡和楊澄對看了一下。

楊澄毫不避諱的吩咐道：「你等一下直接停在門口，過五分鐘後就打給我。」

這分明是故意的嘛！柳序眯著眼瞪著楊澄，咬著牙，一個字一個字的說：「你可以不下去。」

楊澄訕笑了聲，「我還非得去看看不可。」

給三分顏色就開起染坊來了，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，你以為要見柳恆這麼容易啊？柳序撇了撇嘴。

車子在一間三層樓房停下來，柳序很有禮貌的對司機道謝，然後冷冷地對楊澄說：「多謝你送我，如果你真的不想下去，不用勉強。」

只見楊澄狂妄的說：「我還怕了不成。」

柳序翻了翻白眼，惡狠狠地說：「走了。」

柳家的外觀算是很普通的，比較特別的是大門一進去便是種滿綠色植物的花房，花房連著客廳，再接到一間和室，如果把和室的門打開，整個客廳空間就會變得很大。

站在客廳走道，樓梯、浴室、廚房，整個一樓格局盡收眼底。

「你在這裡坐一下，我上樓叫我弟下來。」兩個人對望了一下，柳序突然又說：「家裡只有我和我弟，我爸媽出國了，要五月才回來。」

這是柳序的細心，希望他能放鬆，楊澄當然懂，只是他實在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那麼緊張。

楊澄規規矩矩的坐在沙發上，眼睛也不敢亂飄，看起來頗成熟穩重，只是當他看到樓梯口出現一個身穿白色休閒服的身影時，本性又露出來了，「你沒事幹麼換衣服？」

他站起身，發現那人似乎洗過澡，頭髮還濕濕的，忍不住揶揄道：「你等下該不會又要出去找那隻小野貓了吧？早知道就不載你了，讓你被雨淋到死。」

那人只是一直笑，側著頭看著他。

楊澄擺擺手，「你笑什麼笑，牙齒白啊？別想用這招對付我，我可不是女的，才不會被你的笑容迷倒。」

聽到他這麼一說，那人輕笑出聲，明亮的雙眼饒富興味的盯著他，「看得出你不是個女的。」

瞬間，楊澄感到一陣暈眩，覺得心臟跳得厲害，他從不知道柳序笑起來是那麼的……動人心魂。

「柳恆，看到沒，他就是我之前告訴過你那個住在那間大房子裡的楊澄。」柳序的聲音傳來。

楊澄呆滯，只見他所認識的柳序穿著剛才的衣服，從眼前這個「柳序」身後走出來。

正當楊澄失魂時，他的手機鈴聲大作，把他嚇得半死。

「反應有必要這麼大嗎？」柳序用力踢了下楊澄的小腿。

「哎喲！很痛啦！」楊澄受了一腳，總算是回神了，他接起手機交代司機幾句話，收線後忍不住看著柳序抱怨道：「你怎麼沒告訴我你有個雙胞胎弟弟？」

「你之前也沒告訴我你是楊家大少爺啊。」柳序白了他一眼。

「難道你對我的形容就只有住在那間大房子裡？」他的個性、外貌才是重點好不好！

「不然要我介紹你是那個很耐摔的楊澄？」

楊澄一噎，「不能說這是我朋友楊澄就好了嗎？」

「對厚！『生死相交』的朋友。」柳序奸笑，他正經的清一下喉嚨，「柳恆，這位是我有難同當、有苦同受的朋友，楊澄。楊澄，這是我弟，柳恆。」

楊澄瞪了好友一眼，率先握住了柳恆的手，「不好意思，剛才冒昧了。」想起剛剛的情況，他臉都綠了。

柳恆微微揚起唇角，用清亮的嗓音說：「沒關係。柳序告訴我你想學書法，這張是我的舊作，請你看看。」

都在同一個學校，柳恆當然看過楊澄的字，自認為教他綽綽有餘，不過，入門者鑑定作品是必須的程序。

接過那幅字，楊澄驚訝的張大嘴，這個字他看過，而且那時教他書法的老師還讓他臨過帖。不同的是，他那時看的字帖沒有落款，而手中這張下邊有著些微褪色的「柳恆」二字。

他一直以為能夠寫出這種渾厚字體的人應該是個年紀很大的書法家，沒想到本人居然這麼年輕，而且還和他同校？！

楊澄平復了下激動的心緒，恭敬的問柳恆，「請問老師，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授課？」

柳恆擺擺手，「叫老師不敢當，如果你不嫌棄的話我們再排時間，地點就在樓上，我現在帶你去看。」

經過柳序身邊時，楊澄瞪了他一眼。

柳序見了調侃道：「讓柳恆教你，還真是大材小用。」

「如果你要教也行啊。」楊澄挑釁道。雖然柳恆是很厲害的書法大家，但柳序可不一定也有這等功力，說不定他連毛筆長什麼樣都不清楚。

「你請不起我的。」柳序挑眉。

「我看你是怕出糗吧？」

柳恆聽著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鬥嘴，好笑的說：「你們這樣好像是情侶在調情哦。」

聞言，楊澄當場踩了個空，從樓梯上跌下去，而柳序則被口水嗆到猛咳，沒注意到楊澄滾下來，直接被壓在下面，還好只是幾階而已。

兩個好強的人連唉都沒唉一聲，立刻站起來，彷彿剛才什麼都沒發生過似的，趕緊跟上去。

看著他們行為模式如此相似，柳恆笑得腰都挺不直了，邊笑邊問：「你們沒事吧？」

「沒事！」兩人異口同聲。

來到三樓，前面兩間房，最後面是一間書房，正確的說應該算是專為練習書法而準備的練功房。

楊澄一進去，一幅全開的草書映入眼簾。

這是「行草」，比「狂草」好辨認，只是對於沒學過草書的楊澄而言，要認出是什麼字還是有困難，不過雖然看不懂，卻不影響他的感受，他只覺字字無拘無束、飄逸自然。

他注意到左下角朱紅色的落款寫著：柳序。

這兩個字讓楊澄如遭雷擊，什麼不知道毛筆長啥樣，他簡直大錯特錯，柳序的功力壓根不輸柳恆！

柳恆走過來拍拍他的肩頭，「我看過你貼在學校的字，其實只需要讓人再提點一下就行了。柳序會把你推薦給我，是認為我們的風格比較相近，不過如果你想讓他教你，那也沒問題。」

柳序你要我玩的是嗎？楊澄故意冷冷的說：「這種鬼畫符，我們人類是學不來的。」聽完他的話，柳恆忍笑忍得很明顯。

「我也覺得像鬼畫符，只是你的書法老師想留下，我只好讓他裱框了。」柳序一臉淡然。

話一出口楊澄便後悔不已，他千不該萬不該拿別人的作品開玩笑。他當然知道這幅字有多難得，一點一捺需要不少磨練，尤其像這種全開的紙，一個字寫錯就要重來，不像畫還可以修補，說它是鬼斧神工都不為過。

「你幹麼把氣氛弄得那麼僵。」柳恆毫不客氣的往柳序屁股踢了一腳，接著就聽到柳序仰天大笑。

楊澄和柳恆對望了一眼，發現被騙了，撲到柳序身上就是一陣拳打腳踢。

三個人嬉笑怒罵、打打鬧鬧，直到雨停了，楊澄才依依不捨的離開。

隔天晚上，楊澄第一次來上課，柳序剛好要出門，在客廳和他打聲招呼就出去了。結果第二次上課時，柳恆就被楊澄把到手了。

那天晚上，柳序原本也要外出，走到門口突然下起大雨，他一向討厭濕答答的感覺，所以就打消念頭，又折回房間，也懶得開燈，直接躺到床上睡覺。

不曉得過了多久，迷迷糊糊間，柳序聽到有人爬樓梯的聲音，聽腳步聲應該是兩個人……

沒一會兒，隔壁柳恆的房間傳來楊澄的聲音，「柳序不在嗎？」

「嗯，他出去找小野貓了。」這是柳恆的聲音。

柳序困惑地張開眼，直到雜亂的喘息聲滲透牆面傳過來，他才終於清醒過來，簡直想一頭撞死，他根本是引狼入室，親手把弟弟推入萬丈深淵啊！

想到這裡，柳序惡狠狠看著楊澄，恨不得一口咬死他。

「你們兩個是怎麼回事？」陳教練苦口婆心的說，「大家都是男子漢，有什麼話不能好好說，有必要打成這樣嗎？」

見柳序和楊澄仍然不看對方也不說話，陳教練只好接著說：「有本事以正大光明之道贏對方，我會和別的道館安排一場友誼賽。在那之前，我不想再看到有人弄髒我的道館，否則一律逐出師門。」說完便不管他們，逕自離開。

此時，外面又下起雨，直到練習結束時雨還沒停，柳序換好衣服，也不管雨多大，淋著雨跑出道館，他一直跑一直跑，想甩開心裡那些莫名的煩躁。

楊澄不是沒想過要邀他一起坐車，只是他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讓楊澄開不了口，看著在雨中奔馳的身影，渾身散發著生人勿近的氣勢，楊澄唇角勾起了連他都沒察覺的笑。

此時柳家的花房裡，柳恆正在整理那些花草，臉上難掩失落，因為楊澄剛才打電話告訴他今天不來了，當他嘆了口氣，抬起頭，卻看到柳序以落湯雞之姿出現在家門口，不禁嚇了一跳，趕緊衝去浴室拿浴巾。

為了避免拖地的麻煩，柳序在花房就脫起衣服，他接過柳恆遞給他的浴巾圍在腰際，拿起地上的濕衣服往廚房後的洗衣間走。

柳恆跟在他後面碎碎念，「你快去洗澡，不然要是感冒我還要照顧你。」

柳序不理他，只是氣憤的把衣服丟進洗衣機，蓋上蓋子，力道大得誰都看得出他在生氣。

這陣子兩兄弟的相處都是這種冷戰模式，柳恆也不生氣，回到花房，拿起剪刀繼續修剪花木，只是樓上不時傳來砸東西的聲響，讓心情本就不佳的柳恆越來越煩躁，一不小心竟把父親最珍愛的松枝給剪了，心中咯噔一下，隨後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剪禿了。

雨下了一整夜，隔天柳恆撐著傘獨自上學，讓他意外的是楊澄的出現。

降下車窗，楊澄不著痕跡的看著制服上繡著的名字，「我送你去學校。」

柳恆點了頭，坐進了車。

「柳序是不是不知道我們在一起的事？」楊澄開口就進入主題。

「那晚你走之後我才發現他回來了。」柳恆慢慢轉過頭看著他，「不可以讓他知道嗎？」

楊澄反問：「他知道你是圈內人嗎？」

柳恆楞了一下，而後搖著頭。

楊澄頭有些疼，看來柳序是當他引誘柳恆了，想起柳序那幾天想活活把他摔死的狠勁，他忍不住打了個冷顫。

那天選完毛筆回來，柳恆開口邀他上樓，他答應了，從一樓到三樓，沒走幾步他就克制不住的把柳恆壓在牆面狠狠親吻一番，好不容易到了房間，他們早就慾火焚身了。

躺倒在床上，隔著褲子將性器碰在一起，內心的悸動與身體的燥熱難耐證明他對柳恆有感覺，可是卻在最後關頭緊急煞車，看著一臉不解的柳恆，他只能不斷安撫著，而他究竟為什麼收手，就連他自己都不清楚……

車子裡靜得嚇人，楊澄看著印在車窗上的倒影，是柳恆呆呆地看著窗外的濛濛細雨，他忍不住嘆了口氣。

柳恆聽到他的聲音，轉頭對著他說：「我在前面下車，還是暫時不要引起什麼風波吧。」

楊澄探過身子，伸手覆住柳恆開門的手說：「我喜歡的是你，只是我覺得你應該要和柳序談一談，畢竟大家以後相處的機會很多，多少要顧慮他的感受。」

「你怕他？」柳恆眉毛一揚。

這個動作讓楊澄有種柳序上身的錯覺，他點了點頭，假裝害怕的瑟縮了一下，抖著聲說：「柳序要是知道我拐跑了你，鐵定不會放過我的。」

柳恆白了他一眼，「放心，我會保護你。」

「那以後我的身家性命就有勞柳公子了。」接著楊澄一把拉過柳恆，在他嘴唇印上一吻。

柳恆害羞的紅了臉，趕忙下車。

看著柳恆走遠，楊澄一直想著會不會太複雜了，只不過是談個戀愛而已，有必要搞成這樣嗎？

依柳序的個性應該是會強烈反對，可最後終究會軟化，畢竟是親弟弟，柳恆的喜歡自然比較重要。

他也應該把柳恆放在第一考量，可問題就在於他很在意柳序對他的態度，從事情發生到現在，不管在學校還是道館，那個死小子幾乎沒正眼看過他。

他真那麼討厭圈內人？還是因為對象是他弟弟的關係？

楊澄坐在後座，雙手交叉抱著胸，低著頭不斷思索著柳序的想法，在腦子裡翻轉了千萬種假設，連快遲到了他也沒注意。

司機從後視鏡看著楊澄，大著膽子提醒，「少爺，該去上課了。」

第一天工作時少爺就告訴他，只要做好工作，其他不准多嘴，不過提醒少爺上課應該不算踰矩……吧？

似乎很不滿司機打斷了他的思緒，楊澄透過後視鏡冷冷看著他，良久才吐出一句話，「嗯，去學校吧。」

## 第二章

柳序被這波冷雨折磨得夠嗆，昨天他真應該先洗澡再生氣才對，結果真被柳恆那隻烏鴉說中，他現在只覺得頭重腳輕，制服換到一半就全身無力的躺回床上，鑽進厚棉被，從頭到腳捂得嚴嚴實實。

他很怕冷，更怕熱，而柳恆則不怕冷也不怕熱，他夏天穿著背心，沒怎麼動就汗流浹背，冬天則不管怎麼穿都覺得冷得難受，反觀柳恆一年四季都穿著短袖，最多再加件外套就出門，實在是羨慕死他了。

柳序昏昏沉沉的睡著，迷迷糊糊間，他又聽到隔壁房間傳出了聲音，是屬於戀人們的輕言軟語，照理他應該看不見才對，但沒想到兩具交纏的身體就這麼赤裸裸地出現在他面前……他左右瞧了下，發現自己正站在柳恆的房門口，透過門的縫隙朝內看。

上面的男人不斷撞擊著身下的人，那人發出的不是女人嬌媚的呻吟，而是低沉、沙啞的喘息聲……柳序倒退一步，想偷偷摸摸、神不知鬼不覺的離開，但激情演出的兩人好像發現被人偷窺，停下了動作。

不要看我、不要看我，拜託，不要轉過頭……柳序死命禱告著，無奈一點用都沒有，兩個男人轉過頭，剛好和他四目相交——

上方的男人是楊澄，而被他壓在身下的是和他長得一模一樣的弟弟柳恆。

還沒緩過神來，下一秒，他驚恐的發現被楊澄壓在下面的人從柳恆換成了他自己……

「啊！」

柳恆一進門就聽到三樓傳來淒厲的叫聲，他立刻丟下書包，迅速衝進柳序的房間，「柳序？！」

柳序冷汗涔涔地醒來，然後又頹喪的躺回去，「……現在幾點了？」

柳恆走了過來替他掖了掖被角，「十二點多，你想吃什麼？我幫你弄。」

「你走開啦！」柳序把頭轉向另一邊，「不用你照顧。」

柳恆也火了，站起來問：「你到底在生什麼氣？」

「你不要管我，反正死不了。」柳序乾脆用被子把頭捂住。

這一看就是小孩鬧脾氣才會有的動作，柳恆又坐回床沿，輕輕地說：「我喜歡男生你很看不起我吧？」

柳序一聽馬上掀開了被子，看著柳恆斬釘截鐵說：「我告訴你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反對同性戀，我也會站在你這邊，誰敢看不起你，我就讓他的眼睛再也不能看東西！」

看他如此慷慨激昂，柳恆並不意外，「我早知道你會這樣說，那你在鬧什麼彆扭？因為楊澄？」

柳序沒有說話，又把被子蓋起來。

搖著頭看著自家心思淺顯易懂的哥哥，柳恆爬過去躺在他身邊，隔著被子跟他臉貼臉。

從小到大，不管誰受了委屈，不管有什麼說不出口的話，只要這樣做，彼此的心就會平靜下來，因為他們是血脈相連的親人。

良久，從被子裡傳出悶悶的聲音，「楊澄只是跟你玩玩，他不是真心的。」他和楊澄認識了半年，那小子的風流史都可以寫出一本書了。

反觀柳恆，如果他記的沒錯，這是他第一次對人動心，他怎麼會是那個花心大少的對手。而且他從沒聽過楊澄喜歡男生，整件事怎麼想都有問題！

「他是不是真心的我管不著，重要的是我喜歡他。」柳恆淺笑一聲，輕輕的說，「我今天送我到學校，親口說他喜歡我。」

「然後是不是親了你一下？」柳序掀開被子，拉著一臉錯愕的柳恆坐起來，扳著他的肩頭嚴肅的說：「男人的話不能信。你看我一天到晚對那些女生說喜歡，可是轉個身眼睛又自動搜尋別的獵物，男人說的喜歡不是你想的那種，男人的喜歡可以很多很多。」

「那是你，楊澄和你不一樣。」

「楊澄是跟我不一樣，他只會更差！」

「那也沒關係，就算他明天就對我膩了，我還是不想放棄。」柳恆一臉倔強。

柳序瞪大眼，「你才跟楊澄見幾次面，就已經喜歡他到那種程度了？」

柳恆認真的說：「這段感情能維持多久我都無所謂，更不在乎他以後是否會再遇到個更愛的，現在我只想和他在一起。」

柳序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聽到的，他這個弟弟分明就把心整個送給人家了，而且還一副痴心絕對的樣子，令他內心百感交集，只能轉開話題，「你不會是蹺課吧？我有點累了，快回學校。」

柳恆從床上下來，「我下午請假，我去幫你弄點吃的，你再睡一下。」



柳序點了點頭，很快睡意便席捲而來。

柳恆和楊澄的愛情持續加溫，所釋放的熱度足以使死灰復燃……不，是讓死火山爆發。

而柳序和楊澄則不斷發佈低溫特報，兩個人之間的大雪連下了兩個月，到現在完全沒有停止的跡象。

柔道館內，陳教練用洪亮的聲音叫學員們集合，漾著耀眼的笑容說：「上次說的友誼賽我已經安排好了，時間就訂在這個星期日，若沒問題，賽程表我會貼在公告欄，下課後你們再去看。」

陳教練看著有人興致勃勃、勢在必得的模樣，又補充道：「這次來參加比賽的還有幾個柔道社的大學生，你們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多吸取一些經驗，這會對你們的修行之路相當有幫助，不過得失心不要太重，畢竟更上一層樓才是我們練武之人所追求的。好，如果沒事的話就解散吧！」

回更衣室換好衣服後，楊澄原本是想直接回家的，可是一看到公告欄前那個挺拔的身影，還是忍不住走過去，靠近柳序站著，兩個人的肩膀只隔了一個拳頭的距離。

比賽方式和他所想的一樣，除非他和柳序中途就慘遭淘汰，否則他們對決只是遲早的事。楊澄嘆了口氣，他和柳序關係都夠糟了，還玩這招啊……

感覺身邊的人有離去的跡象，他喊了聲，「柳序……」

柳序停下腳步，背對著他，似乎在等他開口。

「難道我們真的連朋友都做不成了？」楊澄皺著眉頭。

柳序緩緩地轉過身來，眼睛閃著犀利的光，「我只問你，你對柳恆到底有幾分真心？」

楊澄絲毫不逃避地迎向他如刀般的視線，「我不想和別人討論我的感情。」

「哼！」柳序不屑的看著他，「以前向我誇耀那些風流韻事時，你可是相當樂在其中。」

「你不要拿柳恆和那些女生比。」楊澄脫口而出。

柳序輕笑出聲，朝楊澄勾勾食指，他要的其實就是這個答案，至少這代表柳恆對楊澄而言是不一樣的。除此之外，他也不能多說什麼，楊澄的承諾是柳恆自己該去要、去爭取的，即使親密如他也沒什麼立場詢問。

楊澄乖乖走過去，讓柳序把手搭在他肩膀上。

柳序附在他耳朵旁邊輕聲道：「拐走我弟弟，還指望我這麼快原諒你？作夢吧你！」說完轉身就走。

楊澄看著柳序離去的背影，渾身僵硬無法動彈——剛才因為柳序的動作，他的身體起了反應。

這樣的生理訊號讓楊澄驚愕，最近他也一直在想，為什麼他拒絕不了柳恆？從他懂得男女之事開始，吸引他的都是美麗與智慧兼具的女性，他不是沒遇過同志，只是都提不起他的興致。

回國之後，他交的朋友反而沒在國外時多，甚至稱得上是朋友的只有柳序，他回想第一次進教室，老師讓他坐在柳序隔壁，那天正值盛夏，窗外透進來的陽光映得坐在窗邊的柳序一身晶燦，也是從那天開始，他很想接近這個耀眼的人。

他欣賞柳序無庸置疑，但有欣賞到這種地步嗎？在今天之前，他從沒過這個問題，因為他一直把他當朋友、當兄弟、當競爭對手。

至於柳恆，和柳序有著一樣的臉孔，卻裝著不同的靈魂，當柳恆毫不掩飾表明對他的愛戀時，楊澄不但不排斥，甚至還有種受寵若驚的喜悅，讓他無法克制的吻著柳恆，對一個只見三次面的同性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動。

他迫不及待的想看柳恆藏在衣服裡的身體，想撫摸柳恆身體的每一個地方，想將柳恆佔有的慾望強烈到令他心驚，只是當柳恆毫不抵抗的讓他為所欲為時，他反倒猶豫了，甚至在只差臨門一腳時喊停。

為什麼？究竟為什麼會這樣？這一點都不像他的個性。

楊澄發呆了很久才走出道館，心不在焉的坐進後座，看著美麗的夜色一一滑過，正當他疲倦的揉著眉心時，車窗外一閃即過的畫面令他吃驚，忍不住回頭想確認剛才看到的場景。

車子不斷前行，人影也越來越小，楊澄卻十分肯定一柳序正和一名男人談笑風生。那傢伙是誰，居然能讓柳序露出那樣燦爛的笑容……他心底不由自主在意了起來。

比賽當天，柔道館一大早就湧進不少人，場地在陳教練細心規劃下分成比賽區及親友加油區，另外又闢了選手休息區。

楊澄的預賽在最後一場，他抵達時比賽已經如火如荼的展開，他慢條斯理的先到更衣室換衣服，剛走進去就見到一張噙著笑意的臉，柳恆側身倚著置物櫃，正和一名身穿柔道服的男子說著話。

看到楊澄，柳恆開心的叫了他一聲，楊澄走過去和他打招呼，這才發現那名穿柔道服的男子是那天晚上與柳序在一起的人。楊澄和他點頭示意，便走到自己的置物櫃前換衣服，耳朵卻一直留心那邊的對話，可是他們好像想刻意避開他似的，沒再說什麼，男子隨即走出更衣室。

柳恆換了個姿勢，改用背部靠著置物櫃，對著楊澄說：「你怎麼這麼慢，預賽都快比完了你才來。」

「比完就算了，要不是陳教練打電話說他想借此打廣告招收新學員，我根本不想來。」

「也難怪陳教練要如此做，柳序比完這場就要離開道館，專心準備考大學，這裡很多學員據說都是衝著他來的，陳教練大概是擔心柳序走了之後，上課人數會大不如前，所以未雨綢繆先做準備吧。」

楊澄換好衣服走近柳恆，「原來如此。」他側頭看著他，「給我一個幸運之吻吧。」

柳恆笑了笑，閉上眼睛往前湊，兩人馬上忘情的抱在一起，連門口出現了人也渾然不知。

靠！柳序暗罵了聲，掉頭就走，可是走沒幾步又停下來，想了想，蹺回去輕輕把門關上。

遠離更衣室，他手裡拿著冰水，坐在道館後花園的石階上，享受著片刻的清風拂面。風沒有將他的煩躁吹散，反而吹來一個不速之客。

「柳序，原來你在這，我在裡面找你老半天了。」來的就是剛才和柳恆在更衣室說話的人，王浩。

柳序收斂心神，站起來笑問：「找我有事嗎？」

「那天晚上遇到你之後，我回學校一趟，問了大學柔道教練獎學金的事。學校說以你的成績推甄進我們學校絕對沒問題，只要你加入柔道社，他們還會幫你申請體育獎學金。」

王浩看他默不作聲，繼續說：「另外，柔道社為了吸引更多優秀的學生，提供了相當良好的住宿環境，不但方便、自由、離學校近，重點是個人獨立套房，而且租金相當便宜。」

柳序摸著下巴打量著王浩，一臉狐疑的說：「我的柔道技術沒有強到可以靠它領獎學金。」

王浩急忙解釋，「我老實告訴你吧，我們學校招生的狀況不是很好，董事會一直想網羅各地傑出學生來打響名號，魚幫水水幫魚，各取所需。柳序，你是個人才，再加上我幫你背書，要不要來就看你了。」

柳序陷入沉思，王浩見他認真思考，便也不打擾他，先行離開。

柳序和王浩是國中同學，那天王浩在路上叫住他時，他還認不出來，直到他將眼前的人縮小再縮小，才想起那就是以前老愛跟在他後面的小短腿，而王浩也是唯一知道他有雙胞胎弟弟的人。

自從國中畢業後王浩舉家搬到南部，他們已經快三年沒見了，再見面自然是大聊特聊，談話間王浩竟說他跳級一年，現在是大一的學生了，更匪夷所思的他還變成了柔道社的主將，真是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。

想著以前的小短腿變成了如今的肌肉男，讓柳序羨慕起來，心想會不會是南部的陽光比較充足，人才長得比較高也比較壯？如果自己也到南部住個幾年……

唉，先別想了，把比賽心完才是當務之急。

幾場比賽下來，打進準決賽的是王浩、楊澄、柳序及另一名學員小林，自家道館佔了三個名額，陳教練自然得意萬分，開心得下巴都快掉了，柳序真想叫他注意一下。

為了公平，以抽籤決定出場順序，結果是柳序對小林，王浩對楊澄。

眾人得知柳序和小林一組，都覺得小林可憐，因為小林入社開始就是柳序指導他，可以說柳序是他柔道的啟蒙老師，這根本是一場結果一目了然的比賽。

果真，比賽才開始沒多久，雙方也沒動用到什麼高技巧性的招術，柳序就贏了。

至於王浩和楊澄這組，就體型而言是王浩佔優勢，論技巧，楊澄在道館除了柳序之外，鮮少有人能贏他，王浩的實力現場沒人清楚，只知道他一路都贏得極輕鬆。

哨音響起後，兩個人看上去勢均力敵，王浩的足技又快又狠，不斷對楊澄進行猛烈攻擊；楊澄也不是省油的燈，因為柳序最拿手的就是足技，相比之下王浩這點力道根本不算什麼。

從比賽開始對峙到現在，楊澄一直只守不攻，柳序知道他還在探王浩的底，等摸清後就會展開攻勢。果不其然，在王浩展開下一波攻勢前，楊澄趁王浩戒心稍減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姿來個過肩摔，直接讓王浩爬不起來。

比賽結束，楊澄勝。

真正的龍爭虎鬥是冠亞軍之戰，場外的賠率叫到一比十，大家都賭柳序會贏，全場只有柳恆押楊澄，這點讓柳序相當痛心，搖著頭大嘆：好你個見色忘兄的不仁不義之徒！

比賽開始後一如預期，柳序完全佔了上風，可就是一直得不了分，照道理，兩人身高、體能都相當，論技巧楊澄根本不是他的對手，柳序贏他應該是易如反掌，但是雙方到現在依然僵持不下。

兩個人的手一直不斷變化牽制對方，柳序伸長著手阻擋楊澄，而楊澄硬是抓著柳序的後領，試圖拉近彼此的距離，柳序一邊注意著足下動作一邊想借力使出裡投，無奈楊澄越逼越近，竟然將頭靠在他的肩頭。

楊澄呼出的熱氣全噴在柳序的耳際，讓柳序在大熱天裡竟起了一身雞皮疙瘩，注意力隨之降低，不過眨眼之間，柳序就被摔出去了。

比賽結束，楊澄勝。

全場哀鳴四起，卻也只能乖乖掏出錢給柳恆。

柳序不敢相信的趴在地上，但也知道怨不得人，比賽中最忌諱輕敵及喪失注意力，他一開始就犯了輕敵之忌，而後又中了敵人的計謀，落敗是必然的。

楊澄走過來伸手拉起柳序，柳序也不失風度的接受他的好意，當兩人眼神在空中相會，楊澄眼底止不住的笑意惹得柳序想一拳貓過去。

全場掌聲如雷，比賽就此落幕，陳教練不但贏了面子也飽了裡子，柳序離開時，看到為數不少的人一直尋問著加入道館的事，陳教練和他對望了一下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晚上，柳恆和楊澄一起去慶功宴，王浩離開前告訴他要記得考慮他的提議，並強調學校雖然默默無聞，可是設備新、校區新，校長和教授的觀念也很新穎，他們喜歡創新的學生，他去一定如魚得水。

柳序獨自走回家，天很清，心很輕，對王浩的提議也開始有點動心。

柳序躺在客廳的沙發上，一邊搖著扇子，一邊看著王浩給他的學校簡介，他自從不去練柔道後，不用上課的時間就是待在家裡。

門口傳來鑰匙旋轉的聲音，是柳恆回來了，他把一張做工相當精細的卡片丟給柳序，然後搶走柳序手上的扇子，在另一張沙發上坐下。

柳序越看眉毛挑得越高，冷笑著說：「要我去向他祝壽？你告訴他，等他舉行告別式再發訃聞給我。」

「柳序，楊澄是好意邀請你。」柳恆噘起嘴。

「不需要。」

「你是不是還在記恨柔道比賽輸他的事？」

柳序百無聊賴的抬起頭，「我敢比賽就敢輸，技不如人是我學藝不精，我不會反駁，也請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。」

「那你幹什麼講話那麼難聽？」

「我嘴賤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，不要因為對象是他，你就聽不下去。」

「我就是不准你說他的壞話。」

柳序皺起眉頭，「你被愛沖昏頭了嗎？你用什麼身分參加他的生日會？同學，朋友，還是情人？難道你不知道楊家在那天安排了相親，數十個精挑細選的上流名媛任他挑選。」

柳恆把臉轉向另一面牆，聲音低低的說：「有些事我沒講不代表我沒感覺，你又何苦逼我去面對那些難堪。」

那個輕顫的背，仰起的臉，柳序不用看也知道他是把淚往肚裡吞。

我最親愛的弟弟，你又何苦把自己搞成這樣？

柳序眼眶泛紅的說：「我是不忍心看你被人家糟蹋。」

當柳恆再轉過來時，臉上已重新掛著笑，卻藏不住眼底的濕意，他故作灑脫的說：「不要以為幾句閒言閒語就能打敗我，我可不是那麼好欺侮的。」

「沒錯。」柳序眼睛一直往上轉，硬是不讓眼淚掉下來。

柳恆看柳序從下到大不管什麼事都能樂觀、堅強面對，如今卻為他的事如此惆悵、無力，心裡真有說不出的不捨，他燦爛一笑說：「我們有必要為一個爛生日會搞成這樣嗎？又不是真的要去參加告別式。」

「唉……就是啊！」柳序嘆了口氣。

只是他們也都知道，有些問題不是放著不管就能得到解決方法，只有面對才能克服。

兄弟倆沉默了一會，柳序突然想起什麼，「我今天晚上要參加謝師宴，可能明天才會回來，大家說好不醉不歸的。」說著看了一下時間，驚慌的大喊，「已經來不及了！」

吼完，他匆匆忙忙的跑上樓，然後又像陣風一樣衝出大門，眨眼間便不見了蹤影。

柳恆笑著搖了搖頭，撿起了柳序掉在地上的那本大學簡介，默默的翻了幾頁，明白他們能繼續住在一起的時間不多了。